

《心》試閱

那名侍者總是隨身攜帶著一只懷錶。

起初，人偶少女和對方還不是那麼熟悉的時候，只會在很偶然的時機裡望過去一眼時才會看見，侍者不知什麼時候從口袋裡翻出了懷錶看著。那個樣子並不像是在看時間，她能很明確地感覺出來，但也知道為什麼自己就是知道。且因為次數並不多，人偶少女儘管有些好奇，卻也沒有開口詢問，過不久便將這件事拋諸腦後。

再過了一段時間，那名侍僧終於成了戰士之一、人偶終於有辦法更加親近對方時，她才再次想起有關懷錶的事情。

「欸？」正將切好的蛋糕分給人偶的侍者愣了一下，臉上的表情變化雖不明顯，卻也展現了訝異，對於人偶竟會提起那樣物品感到意外：「我的懷錶嗎？」

人偶毫不猶豫地點點頭：「很重要的東西？」歪著頭想了一下，她卻發現自己找不到詞彙來形容那時對方臉上的表情和整體給人的感覺。「……因為你常常一直看著它，不是在看時間。」人偶對自己的表達能力感到氣餒。

「……」沒想到侍者在聽了之後反而臉色一變，好像被人偶察覺到這件事本身嚇了他一跳似地，完美的微笑頓時僵住：「其實……也不是什麼重要的東西。」那並非憤怒，也不是反感，眼神中洩漏的感情反而更接近難過與沮喪。

沉默了會兒，意識到自己這樣的表現帶給了人偶少女明顯的不安，侍者才重新整理了表情，笑著繼續說下去：「那只是下意識的習慣而已，就想掏出懷錶看看。但原因我還真的無法告訴您……倒不如說，我不知道。」

「我不記得了。」

侍者揚著笑容輕描淡寫地說著，遞給人偶少女一杯紅茶。

話題就這麼被帶過，誰也沒再提起。

身為侍者的他本來就不會主動提起關於自己的事情，而人為引導者的她則是不忍再看見侍者再次出現那樣的神情。

隨著時間的過去，他們逐漸熟悉。越認識這名侍者，人偶少女對侍者的好感便逐漸加深，彷彿從前客氣的距離只是一段充滿誤解的過去。人偶有時想起還會覺得懊悔，為什麼那時候的自己不主動多了解對方一點，搞得後來像是剛開始認識那樣，儘管他們能如此快速熟悉的原因可能也和從前的那段長時間半熟不熟有關。

不過人偶少女雖然不會在侍者面前提起，卻依然關注著侍者的一切，包含那個懷錶以及它可能的存在意義。

那是對方的武器之一。她曾在侍者戰鬥時見他使用過，卻又似乎並不只是如此。

「……」

那疑惑一直仍在心中糾結著而得不到答案，因此當人偶看見這次活動新拿到的武器時，頓時有些呆愣。

那也是個懷錶，一看就知道該屬於誰。比先前看慣的錶面更加精緻而華麗的花紋，嶄新的細緻紋路、沒有因時常使用而磨平的痕跡，滴答的齒輪穩定運轉、看樣子還能陪伴它的主人一段長久的時間。人偶少女盯著它看了許久，久到這些細節都深深印在她學習用的記憶體中，卻沒有下一步的動作。

她突然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辦。明明只要交給對方就好了，就像之前她將取得的武器交給所有擁有它們的戰士一樣。然而人偶少女清楚懷錶對於那位侍者的意義，這種彷彿要拿新武器取代對方的寶貴事物的感覺令她躊躇了。

不過人偶少女實在是糾結得太過專心，以至於完全沒注意到神出鬼沒地從身後接近的侍者。

「大小姐果然拿到了呢。」

被突然響起的熟悉聲音嚇了一跳而抬頭，人偶少女無機質的玻璃眼珠對上那張已經看習慣的完美笑容，儘管無法有表情，卻能明顯地給人一種不知所措的神態。原本預期人偶會因得到了新武器而開心的侍者見狀，有些意外。

「……怎麼了嗎，大小姐？」

「是懷錶……」

侍者疑惑地偏著頭，看著人偶少女遲疑了一下斟酌字句，慢慢地繼續說下去，「戰鬥時不能同時帶兩個武器，原本的重要懷錶……怎麼辦？」

頓了頓，侍者這才明白這名嬌小的引導者所擔心的事，嘴角忍不住勾起更大的弧度：「沒關係的，其實我也不清楚原本那只懷錶是不是真的那麼重要，而且帶著新武器就能幫助大小姐——」

「可是，要是真的很重要呢？」聲音並不大、語氣也不算激烈，人偶少女的話卻像利刃般直接截斷侍者的安撫。

她討厭這個樣子，對方永遠以她為優先，從不曾考慮過自己的事情，卻又彷彿理所當然的模樣。這不僅不會讓她覺得被照顧，只會給她好像兩人之間的距離被對方無形中拉得更開的感覺，讓人偶少女害怕。

「……」話被阻在喉嚨裡的侍者張著嘴，一下子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不如這樣吧，大小姐，」隨後他眨眨眼，突然靈光一現，掏出口袋裡已被時光磨得陳舊的懷錶，蹲下身和人偶少女平視。「能拜託您替我保管舊的懷錶嗎？」

這回又換引導者一下子反應不過來。

「就像您說的，這副懷錶或許是非常重要的東西，但我毫無印象，因此換了新武器之後搞不好會不小心弄丟了它也說不定。」人偶少女隱約看見對方的表情露出了些許俏皮，使得那張本就看似年幼的臉龐更顯得天真。「但如果是大小姐的話，一定會替我好好保管的對吧。」

眨了一下塑料製的眼瞼，人偶恍然大悟，「會！一定會的！」她覺得自己要是能擺出表情的話，一定是滿面的笑容。

「等到你找回所有記憶時，再還給你。」

她將懷錶交給侍者，自己也接過了對方的懷錶。

「約定好了。」